

贛州方言的差比評價構式“比得 X 是 Y”

The differential evaluation construction “Bi de X shi Y(比得 X 是 Y)” in Ganzhou dialect

◎ 彭 薇

提 要：“比得 X 是 Y”是江西贛州方言中一個典型的差比評價構式，通過引進一個量級更高的比較對象來否定比較主體的極值特徵，具有隱性否定意義。文章考察了“比得 X 是 Y”構式在對話語境中的鏈接功能、構式壓制、反預期的語用功能，同時從古漢語“疑問詞 + 比（得）”反問形式的演化來推導“比得 X 是 Y”構式形成的理據。

關鍵詞：“比得 X 是 Y”；構式；隱性否定；反預期

Key words: “Bi de X shi Y”; Construction; Implicit negation; Anti expectation

一、引言

據《中國語言地圖集》，贛州是處在客贛方言包圍中的西南官話方言島。這裏所說的贛州方言指的是贛州市老城區（章貢區）使用的方言，本地人稱“贛州話”“城裏話”或“官話”。本文討論贛州方言中一類特殊的比較句“比得 X 是 Y”，其只能用於對話語境，回應方對發起方提出的問題或話題，以反問肯定形式表達否定的觀點或態度（本文語料均取自筆者的母語）。例如：

(1) 甲：科目二我一把就過掉啵，你嘞？科目二

我一次就通過了，你呢？

乙：比得我是你？我哪能跟你比？

(2) 甲：好想她樣出國留學。好想像她那樣出國留學。

乙：比得我們是她？我們哪能跟她比？

例(1)乙表示“科目二考試我不如你，不是一次通過的”；例(2)乙認為“我們的經濟能力/學習水平比不上她，壓根別想出國留學的事”。雖然“比得 X 是 Y”形式簡省，但內在的評價功能和話語信息卻極為豐富，話語雙方對省略的信息及暗含的言外之意均可自行補充完整，對比較的結果也持顯而易見、不言自明的態度。

贛州方言的“比得 X 是 Y”句式，從比較標記看，是一個典型的“比”字句，似乎表示“X 比得過 / 比得上 Y”的差比意義。然而，從關係詞“是”來看，又表示“X 像 / 有 Y 一樣 W”的等比意義。即“比

得 X 是 Y”表層結構上差比形式與等比形式雜糅，比較結論前後相悖，句式的形成及運用應有更為深層的語義和語用制約因素。故本文擬從句式的語義內涵，句式的話語功能和形成理據等方面對“比得 X 是 Y”句式進行描寫和分析。

二、“比得 X 是 Y”構式的句法和語義特點

2.1 “比得 X 是 Y”的構式特點及構式意義

“比得 X 是 Y”包含了 5 個構成要素：“比”為比較標記，表示“比較、較量”，是具有獨立句法地位的謂語動詞，並未虛化。“得”是結構助詞，用於“比”後，連結表示程度或結果的補語。X、Y 分別為比較主體和比較對象，比較主體 X 也可以省略。動詞“是”用於連接前後兩個比較項，表示肯定判斷或事情同一。“比得 X 是 Y”一般作為獨立的小句出現，形式凝固，構成要素間不能插入其他語言成分，僅在句末可以出現語氣助詞，以增強句子的反問語氣。例如：

(3) 現在一早一晚好冷哦。——比得現在是夏天啊？

(4) 這個傢伙吃飯好扎□ [k^ho²¹³] 嘞！——比得是小時候曼嘍？

上述比較中雖然只出現了比較主客體，但比較項中實際上已經隱含着比較屬性。例如在“比得現在是夏天”中，比較的並非是“現在”和“夏天”的所有方面，而是其對應的“氣溫”屬性。

“比得 X 是 Y”構式只能用於對話語境中，比較的結果一般不能從表層形式直接獲得，而要藉助上下文語境和對結構的整體感知，以特定的語義配置方式表示獨特的語法意義，具有典型的構式性質。以“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唔？——比得我是你”為例，回應方對話語雙方的情況比較熟悉，據其判斷，二者在體型上存在一定差距，且比較對

象“你”占絕對優勢。由此，形成了比較結果的意象圖式：比較主體（我）+ 比較標記（不如 / 比不得）+ 比較對象（你）+ 比較參項（瘦）。通過對“比得我是你”構式的整體感知，它至少包含兩層意思：①對發起方建議的否定，即“你建議的尺碼不合適”；②否定的原因，如“我沒你那麼瘦，S 碼對我來說小了”。故“比得 X 是 Y”的構式義為：否定“發起方的 VP 建議或觀點”，表明 X 在達到自身極值狀態時仍未取得比較中的相對高值，突出“X < Y”的顯著差距。

2.2 “比得 X 是 Y”構式用於差比評價

贛州方言的比較句與普通話較為相似，常見的語義類型及基本格式為：

(I) 差比句

- ① X+比+Y+W(+比較指數):今日比昨日冷(蠻多)。/張三比李四高(毛子一點)。
- ② X+W+過+Y:今日冷過昨日。/張三高過李四。
- ③ X+W+Y+比較指數:今日冷昨日蠻多。/張三高(得)李四毛子。

(II) 等比句

- ① X+跟到 / 和到 +Y+一樣(+W):今日跟到昨日一樣(冷)。/小劉和到小張一樣(高)。
- ② X+跟到 / 和到 +Y+差不多子+W:今日跟到昨日差不多子冷。/小劉和到小張差不多子高。
- ③ X+有 +Y+W:今日有昨日冷。/小劉有小張高。
- ④ X+當得 +Y+到:今日當得昨日到。/小劉當得小張到。
- ⑤ X+當得到 +Y(+W):今日當得到昨日(冷)。/小劉當得到小張(高)。

“比得 X 是 Y”句式顯然有別於上述常規比較句，但與否定式差比句及否定式等比句都有密切的語義聯繫。那麼，“比得 X 是 Y”到底屬於何類比較句？劉丹青（2003）認為，在形式方面一個肯定

差比句式可能對應兩種不同的否定句：一為單純否定式，如“不比”句；一為變異否定式，使用不同的比較標記和句法結構，如“沒有”型或“不如”型句式。蔣靜（2003）進一步指出“不比”有兩個意思：表示“比不上”時是比較項在比較點上有程度高低的差別，是“量”的區別；表示“不同於”時是比較項在比較點上“質”的區別。謝仁友（2006）則將“不比”句句義分為三種：一是陳述差異，表示“ $X \neq Y$ ”；二是陳述差距，表示“ $X < Y$ ”；三是否定差距，即“ $X \approx Y$ ”。本文認為“比得 X 是 Y”表面上表示“ $X \neq Y$ ”，實際上強調“ $X < Y$ ”，含有回應方對發起方某種觀點、意見進行糾正、申辯的主觀評價功能，不能等同於否定式等比句，而應視作差比句為宜。例如：

(5) 甲：三百多萬的房子才這毛子大！三百多萬的

房子才這麼點兒大！

乙：比得城裏面是農村？城市哪比得上農村？

(6) 甲：你這下子竟然有全對呀？你這次考試竟然不是

全對呀？

乙：比得我是陳景潤？我哪比得上陳景潤？

例(5)乙“比得城裏面是農村”表示“城市人多地少住房面積遠比不上農村”，強調城市與農村的住房空間上的明顯差距。例(6)甲對這次數學考試中乙不是全對的情況感到意外，乙卻認為“只有像陳景潤那樣的數學家才能次次全對，我的數學成績比不上陳景潤，自然不可能次次都全對”，比較的目的不是為了區別兩個比較個體的性質差異，而是強調“我”與以“陳景潤”為典型代表的一批學者在數學領域的差距。

“比得 X 是 Y”句式表達強烈的感歎語氣。杜道流（2005）認為反詰性越強的反問句越接近感歎句。劉彬、袁毓林（2020）指出發起方使用反問句時（表面看起來）沒有疑惑，卻使用了疑問的形式，其實質是當語境證據跟發起方的言者信念衝突時，對預

設（或前提）進行強烈質疑或否定，表達發起方某種強烈的情緒或態度，具備向感歎轉化的充分條件。

“比得 X 是 Y”以反問形式表達主觀評價，說明“ $X < Y$ ”的顯著差距，反問程度高，體現出發起方強烈的感歎語氣，如例(5)可表述為“城裏面人多地少，住房面積真比不得農村啊！”例(6)表述為“我的數學根本比不得陳景潤那麼厲害哇！”

2.3 “比得 X 是 Y”構式可用於異類比較

墨子認為：“異類不比，說在量。”（《墨子·經下》）從邏輯角度看，在質上根本不同的事物（異類）是無法進行比較的，但在語言表達中，異類相比卻是存在的，且同類比較和異類比較可寄於同一表達形式——差比句中。先看下面兩組例子：

(7) 甲：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碼好？

這件衣服好看，你試一試。S碼是吧？

乙：比得我是你？我哪能跟你比？

(8) 甲：現在的小年輕一毛子苦都吃不得，做毛子事就叫苦叫累。現在的年輕人吃不了一點兒苦，幹點兒活就叫苦叫累。

乙：比得是早己子？現在哪能跟以前比？

上兩例均為同類比較，對比較結果可以進行客觀驗證，屬於敘實句。例(7)以程度為標準，衡量比較主體“我”與比較對象“你”在體型方面的異同，是可以直觀評判的事實。例(8)以性狀為標準，衡量比較主體“現在的年輕人”與比較對象“以前的年輕人”在生活狀態上的差別，雖然是回應方的主觀評價，但仍然可以通過集體評定等方式予以證實，也是客觀描述。

此外，“比得 X 是 Y”構式也可用於異類比較。于立昌、夏群（2008）認為，在人們一般的認知範圍內不會把異類比較中的比較主體和比較對象看作同一類事物，但因二者具有一些相似的特性，由此而形成了“比較”關係。宗守雲、代宗豔（2021）指出如果比較主體和比較對象分別是時間物和空間物、抽象物和具體物、指代物和實際物等，類別差

異較大，是異類比較。例如：

(9) 甲：你今日太漂亮咗，襯得我們都倒架子。

你今天太漂亮了，我們都自漸形穢了。

乙：比得我是花？我哪比得上花？

(10) 甲：你人緣真好，個個都納得你。你人緣真好，

大家都喜歡你。

乙：比得我是人民幣？我哪比得上人民幣？

例(9)中，“我”是有自主意識的行為主體，“花”是人們熟知的具有“漂亮”特點的植物，回應方以漂亮的屬性為衡量標準，反向運用“人比花嬌”的固有讚譽模式，形成異類主觀差比評價“我沒有花兒那麼漂亮”，即“我沒有你誇的那麼漂亮”。例(10)中，比較主體是有生命的行為主體“我”，比較對象“人民幣”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是一種價值尺度，可視為具有高價值性，高喜愛度的主要代表，回應方表示“我比不過人民幣，不可能人人都喜歡”，臨時把屬性不同的二者打通，比較“我”和“人民幣”在受歡迎程度上的高低差別。該類語境中，“比得 X 是 Y”構式以人們熟知的事物或在某一屬性上具有典型性的事物作為比較對象，表明回應方對發起方誇張或過譽觀點的委婉否定，往往帶有一種戲謔的語氣。異類比較句只是用來表達回應方強烈的主觀感受，所承擔的是語言的情感功能，而不是命題功能。

2.4 “比得 X 是 Y”構式具有隱性否定意義

“比得 X 是 Y”構式將比較主體與一個量級更高的比較對象進行比較，體現一種主觀評價意義：語境中預設了比較主體 X 在某種屬性上達到了自身狀態的極值，但在與比較對象 Y 比較時，否定了比較主體具有相對高值，揭示比較主體與比較對象之間程度上的遞進關係。如何從形式上驗證句式具有否定功能，形式語義學關於否定極項 (negative polarity item) 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可能性。借鑒袁毓林 (2007)、趙萬勳 (2022) 等對副詞

“都”“還”的隱性否定功能的驗證方法，如果“比得 X 是 Y”構式具有隱性否定意義，那麼它應該能夠允准 (license) 否定極項，且可以轉換為相應的否定形式或者能夠嚴格地推演出一個否定句，具有造成否定性語境的語義功能。例如：

(11) 甲：你這兩天子把材料背熟來！你這兩天把材

料背熟！

乙：比得我是年輕人？我的記憶力哪比得上年輕人？

→我的記憶力不如年輕人好。

→我的記憶力不是最好的。

(12) 甲：我們小區的蚊子一個個實咄咄丫子。

我們小區的蚊子一個個看起來可重了。

乙：比得它們是鵝卵石？蚊子哪會像鵝卵石那麼

重？

→我們小區的蚊子不如鵝卵石重。

→蚊子不是我們小區最重的東西。

例(11)中，“比得我是年輕人”表明“我這個年紀記憶力最佳的狀態都比不過年輕人”，否定了比較主體“我”的極值特徵。反之，從“我的記憶力不是最好的”也可以推導出“有其他人的記憶力比我好”，二者可以相互推導，相互蘊含。例(12)中，“比得它們是鵝卵石”表示“我們小區最大的蚊子都不如鵝卵石重”，可以推導出“我們小區的蚊子和鵝卵石相比，鵝卵石更重，蚊子不是最重的”。在深層語義關係上，“比得 X 是 Y”構式的否定意義是隱含於肯定形式中的，具有一種隱性否定意義。而這種隱形否定意義也可以通過與其他否定性成分共現、呼應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

(11') 甲：你這兩天子把材料背熟來！你這兩天把

材料背熟！

乙：不可能哇，比得我是年輕人？我不可能

背出來啊，我的記憶力哪比得上年輕人？

(12') 甲：我們小區的蚊子一個個實咄咄丫子。

我們小區的蚊子一個個看起來可重了。

乙：比得它們是鵝卵石？再大也

□ [pei²¹³] 講實咄咄哇。蚊子哪比得上鵝卵石？再大也不可能說很重呀。

例 (11') - (12') 中，“比得 X 是 Y” 句式前後可以附加說明性的小句，這些說明句包含顯性的否定標記，表達對命題的直接否定，構成了否定性語境。

三、“比得 X 是 Y” 構式的話語功能

如果脫離了特定的話語條件，孤立地去考察“比得 X 是 Y” 構式，只能獲得有限的句法信息。因此，應在特定的語境中綜合考察該構式的話語功能，加深對語境的精微識解。

3.1 “比得 X 是 Y” 構式的鏈接功能

“比得 X 是 Y” 構式包含了豐富的信息量，使得“比得 X 是 Y” 構式具有多維、多向發展的鏈接功能。不同的信息提取方式會影響鏈接性成分的語境適切度，同時這些鏈接性成分又反作用於語境信息，推導出雙重語義內涵。

其一，“比得 X 是 Y” 鏈接性成分的語境適切度。例如：

(13) 甲：這衣服好看 I，你試下子 II。S 碼好 III？

乙：比得我是你？

a[√]我起碼要 M 碼的。

b[√]你這麼瘦 S 碼剛好子。

c* 我試都蠢試。

d** 這衣服不好看。

(14) 甲：三百多萬的房子才這毛子大。

乙：比得城裏面是農村？

a[√]城裏面這麼大已經不錯啫。

b[√]農村到塊都是地，弄個大房子還
不跟玩樣。

c* 三百多萬好貴嘞。

d** 還不如蠢買，租個算了。

後續句 (13a) 和 (13b) 是緊承“S 碼行不行” 這個問題展開的，適切於對話語境；(13c) 和 (13d) 卻繞開了“S 碼” 這個話題，轉而談論“試不試衣服” “衣服好不好”，語境適切性差，使用不太恰當。說明“比得 X 是 Y” 後續句涉及到比較前後項時，適切度高，且關涉比較主體 X 的後續句 (13a) 的適切度要高於關涉比較對象 Y 的後續句 (13b)。同時，對於前文語境 (13 甲) 中出現的多個信息點，當其先後順序為：I > II > III，越早出現的信息點 (I) 與後續句的距離越遠，適切度越低 (如 13d)，反之，越後出現的信息點 (III) 與後續句的距離越近，適切度則更高 (如 13ab)。後續句 (14a) 和 (14b) 也是順着“房子才這點兒大” 的話題展開的，且關涉到比較前後項“城裏面” 和“農村”，所以沒問題，關涉到比較主體“城裏面” 的後續句 (14a) 比關涉到比較對象“農村” 的後續句 (14b) 適切度高；後續句 (14c) 偏離了“住房面積大小” 的話題去說與之相關的“住房價格”，語境適切度較低；後續句 (14d) 則談論與前文語境完全無關的“買房還是租房” 的話題，語用上完全不合適。

其二，“比得 X 是 Y” 構式具有雙重語義推導作用。觀察下面例子在形式語義學方面的特點：

(15) 甲：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

乙：a 比得我是你？

b (我) 買衣服，我不買 S 碼。

c $\forall P_1, \exists P_2 [P_1 (= 我買衣服) \rightarrow P_2 (= 我不買 S 碼)]$

d $\forall e [買 (我, 衣服, e) \rightarrow \exists e' [不買 (我, S 碼, e') \& M (e') = e]]$

(15') 甲：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

乙：a 比得我是你？

b (我) 和你比，我不如你瘦。

c $\forall P_1', \exists P_2' [P_1' (= 我 和 你 比 瘦)]$

→ P₂' (= 我不如你瘦)]

dVe[比瘦 (我, 你, e) → ∃e'[不如 (我, 你, e') & M (e') = e]]

A. 從“比得 X 是 Y”前省略的句首話題小句的語義來推導事件的頻次與結果, 例 (15) “比得我是你”側重於“如果我買這件衣服的話, 我不買 S 碼”, (15b) 是“比得我是你”語義轉寫後的基礎形式, (15c) 是抽象的邏輯形式, (15d) 則是基於事件的語義學運算式。“比得我是你”前省略了一個預設“我買衣服”, 該事件的語義具有周延性, 從一次偶發行為“我買這件衣服不買 S 碼”, 推導出了一個複數性事件“在一定時間段內我買衣服都不買 S 碼”, 事件集合 e' 中的有關事件 (我不買 S 碼) 映射到事件集合 e 中的每一個事件 (我買衣服), 事件的結果為否定甲的建議。B. 從比較前後項在具體比較點的持續關係來推導比較的結論和目的, 例 (15') “比得我是你”強調“在體型方面, 我不如你瘦”, (15b') (15c') (15d') 分別是“比得我是你”語義轉寫的基礎形式、抽象邏輯形式和語義學運算式, 事件也具有周延性, 從一次性行為“我這次和你比瘦”, 推導出複數性事件“在一定時間段內我和你比較”, 得出的比較結論為“我不如你瘦”, 比較目的為“凸顯差距”。

此外, “比得 X 是 Y”構式統轄的話題小句 P₁ 與說明小句 P₂ 之間具有蘊含或合取的語義關係, 只有當前件 P₁ (= 我買衣服) / P₁' (= 我和你比瘦) 為真時, 後件 P₂ (= 我不買 S 碼) / P₂' (= 我不如你瘦) 才為真, 若當前件 P₁ (≠ 我買衣服), 而是其他事件“我買鞋子”“我賣衣服”, 後件 P₂ (= 我不買 S 碼) 為假命題, 比較結論“我不如你瘦”自然也不成立。

3.2 構式壓制與語境壓制的互動表現

王寅 (2009) 認為當詞匯義與構式義發生“語義衝突”或兩者不相容或誤配時, 潛在性句法環境就會產生一個“壓制因素”, 對詞匯義產生強制性

影響。現下“壓制”的含義已經擴大: 只要是對語句的結構、意義和用法起主導性和關鍵性作用, 並迫使他者作出適當調變的現象都可以稱作“壓制”。

“比得 X 是 Y”構式歸根結底是一種主觀評價方式, 帶有回應方強烈的主觀印跡, 具有特定的情感傾向, 潛在的語言環境會壓制構式意義的識解, 構式的語用意義也會對語境和構件起制約作用。例如:

(16) a 甲: 這個衣服好看, 你試下子。S 碼好?

乙: 比得我是你? 我哪比得上你這麼瘦?

*b 甲: 這個衣服好看, 你試下子。S 碼好?

乙: 比得我是你? 我哪比得上你這麼胖?

(17) a 甲: 你人緣真好, 個個都納得你。 你人緣真好,

大家都喜歡你。

乙: 比得我是人民幣? 我哪比得上人民幣?

*b 甲: 你人緣真北, 沒幾個人納得你。 你人

緣真差, 沒幾個人喜歡你。

乙: 比得我是狗屎? 我哪比得上臭狗屎?

例 (16) 是語境壓制構式的例子, 在特定語境中只能推導出與語境匹配的構式意義, 而能自動消滅不相容的語義解讀。例 (16) 甲出於善意為乙的衣服尺碼提供參考建議, 即使甲提出的尺碼並不合適, 乙的否定性答覆也應顧全甲的感受, 以委婉、含蓄的方式作答。從認知角度, “瘦”符合人們的審美需求, 當甲確實體型修長時, 例 (16a) “比得我是你? 我沒你這麼瘦。”迎合了甲的心理和面子, 屬於認知可接受範疇, 自然能進入該對話語境; 反之, “胖”一般不符合人們的審美, 當甲體態肥胖時, 例 (16b) “比得我是你? 我沒你這麼胖。”直陳甲“胖”的事實是不禮貌、不尊重他人的行為, 與上文友好語境不相容, 不能成立。例 (17) 則是構式壓制語境的範例, 構式能夠管控與其適配的語境以及入句的構件。“比得 X 是 Y”構式中, 當比較主體為第一人稱時, 一般自陳與比較對象 (具有優勢、積極地位) 的差距, 主動表達“不如/不比”的狀態, 往往帶有戲謔的語氣,

言語不會冒犯他人，是以如例(17b)“你人緣真北，沒幾個人納得你。”一類不友好的表述不能作為“比得 X 是 Y”構式的前提語境，“狗屎”之類非優勢、顯赫地位的事物也不能作為比較對象。

3.3 “比得 X 是 Y”構式具有反預期功能

吳福祥(2004)認為話題中所包含的信息量不同，一般來說，預期信息 < 中性信息 < 反預期信息，反預期信息中承載了更多的信息量需要更豐富的語言形式來傳遞。因此，反預期信息往往會借助否定、移位、重音等形式來表現。相原茂(1992)提出“不比”句這種否定句式是常見的反預期類型，在對話語境中對發起方所持有的看法、意見進行否認或辯駁，這類形式通常具有反預期的功能。從該角度看，“比得 X 是 Y”構式具有明顯的反預期功能：“比得 X 是 Y”的前文語境陳述的是一種常規的、普適的情形，多表現為中性信息或預期信息，往往可以轉述為“VP/AP，對不對/好不好？”在發起方的主觀預設中，回應方贊同某種觀點或發生某種行為的可能性很高，處於可預期等級尺度的高端。然而，“比得 X 是 Y”構式卻表示“不比/不如”之義，是對發起方觀點或建議的否定，與上文預設相悖，通過預設與回話的強烈反差來達到強調的目的，體現回應方的主觀態度和情感。例如：

(18) 甲：走哇，一起去上街曼。走呀，一起去逛街嘛。

乙：比得我是你？我還要回家弄飯。我哪能跟你比？我還要回家做飯。

(19) 甲：這個計劃書我急到要用，晚上加個班吭！這份計劃書我急着要用，晚上加個班吧！

乙：比得我們是騾子？我們哪能跟騾子比？

例(18)甲認為乙與自己一同去上街的可能性很高，在句中使用了表示祈使意味的語氣詞“哇”“曼”，期望得到對方肯定的回答，該句表達的是預期信息。乙通過“比得我是你”反預期形式進行否定回答，並進一步說明拒絕的理由。例(19)

甲認為有急事加個班是很正常的，回應方應該會認同自己的提議，具有較高的心理預設。乙通過“比得我們是騾子”構式對甲的提議進行反駁，說明希望按時下班，不要超負荷工作的心理，具有反預期的作用。

四、“比得 X 是 Y”構式形成的理據

構式的意義不能從構成成分或其他已有的構式中完全推導出來，但構式的由來仍具有一定的理據性。Lakoff(1987)提出了“最大理據性原則”：如果構式 A 和構式 B 在句法上有聯繫，當構式 A 和構式 B 在語義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聯繫時，構式 A 系統的存在是有理據的。Goldberg(1995)指出構式系統中處於各層級的表達形式可通過“傳承性”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個傳承性多層結構，信息的傳承方向性是：更為具體的下一級構式從更加概括的上一級構式傳承有關句法特性和語義信息。

4.1 古漢語泛比“(X+)比+Y+W”的形式變化是構式產生的根本原因

根據對古漢語語料、西南官話及周邊方言調查材料的分析，“比得 X 是 Y”構式應來源於古漢語泛比“(X+)比+Y+W”的形式變化。黃曉惠(1992)認為“比”字進入比較句很難突然就有差別，表差比的“比”字句應該經歷了一個泛比的階段，可以涵蓋比較範疇的三級狀態(平比、差比、極比)。古漢語泛比句“(X+)比+Y+W”出現於漢魏六朝時期，W 用於陳述比較主體 X 與比較對象 Y 相比的結果。石鏡、馬碧(2020)指出“比”字比較句最初就是連動句，“差別”之義不是“比”帶來的，而是比較主體、比較對象、比較參項與構式搭配後通過重新分析獲得的。例如：

(20) 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品藻》)

(21) 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漢·趙岐《三輔決錄》)

明代是漢語比較句演變的過渡期，舊式比較句和新式比較句同時共存，出現了動詞和助詞做比較標記的比較句(石鏡、馬碧 2020)。表差比的“比”字句就是明代出現的(黃曉惠 1992)。明代比較句中的“比”還是一個介於動詞和介詞之間的語法成分，兼有動詞和介詞的語法特性。例如：

(22) 原來玄武爺比着三茅祖師還大几級，不是個對頭。(明·羅繼登《三寶太監西洋記》十四)

(23) 又攜酒到對門樓上，眾人不敢陪，只是十八兄自飲。算來他一個吃的酒肉，比得店中五個人。(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三)

(24) 又摔鉞響，各押陣大旗收回，先立為長一字陣之表，比先出一字稍加稀闊，左右營橫離一百步。(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卷八)

對於贛州西南官話的成因學界尚有爭議，但無論是“人口背景說”“衛所制說”，抑或“王陽明推廣說”，這些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在明代前後，贛州官話的基本面貌也奠定於這一時期。因此，明代官話“比”字句的使用情況直接影響了贛州方言，“比”表泛比的意義在贛州方言中保留了下來，並逐漸分化為表“差比”的“X+比+Y+W”和“X+W(+過)+Y”等形式和表“泛比”的“X比Y”形式。

4.2 “比得 X 是 Y”構式的反問用法是否定意義出現的直接誘因

贛州方言的“X比Y”初時只有肯定性泛比義，構式的否定差比意義應是從其他句式傳承而來。據古漢語語料，表否定意義的相關形式主要有“X不比(得)Y”“X比不得Y”“X+疑問詞+比(得)+Y”反問形式三類。例如：

(25) 婆子在三巧兒面前，偶說起家中蝸居，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這樓上高敞風涼。(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一)

(26) 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龍王，飛騰變化，便有寶貝。(明·吳承恩《西遊記》三十八回)

(27) 妖精便使觀音掌，行者就對羅漢腳。長掌開闊自然鬆，怎比短拳多緊削？(明·吳承恩《西遊記》五十一回)

否定程度由低到高依次為：不比(得) < 比不得 < X+疑問詞+比(得)+Y。“X+疑問詞+比(得)+Y”這類反問形式產生時間較晚，可以以反問肯定形式表示否定意義，比較前後項逐漸由具體事物演變為抽象人稱，從指物虛化為言事，口語性有所增強。故“X+疑問詞+比(得)+Y”反問形式與“比得X是Y”構式的句法和語義關聯性最強，是該構式否定話語功能的來源。

其後“X+疑問詞+比(得)+Y”在口語語境中進一步簡化整合。“疑問詞”省略，儘保留句式的反問語氣。為了凸顯比較功能，比較標記“比”提前置於句首，並在比較主體X與比較對象Y之間嵌入關係詞“是”，將比較前後項連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結構助詞“得”又將比較標記和整合後的“X是Y”重新連接起來，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構式“比得X是Y”。具體演化路徑為：X+疑問詞+比(得)+Y？→X比(得)Y？→比得X是Y？

五、結語

贛州方言差比評價構式“比得X是Y”的構式性質為：以反問肯定形式表達否定的觀點或態度，具有隱性否定意義，回應方通過引進一個量級更高的比較對象來否定比較主體的極值特徵，突出“X < Y”的顯著差距，使得比較主體和比較對象之間具有了程度上的遞進關係。

綜觀贛州方言的差比句，“X+比+Y+W”形式是漢語方言中分布範圍最廣的一類差比句，普遍存在於官話方言和南方各漢語方言中。“X+W(+過)

+Y”形式也是漢語方言裏差比句的優勢句型，多見於非官話方言區。李藍（2003）研究了八種差比句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使用情況，贛州方言裏除“比得 X 是 Y”外的三類差比句，與西南官話多數方言點一致，反映出鮮明的西南官話方言島的特色。據 Dryer (1992)，如果不計比較標記，那麼在他所統計的 32 種 VO 語言中，有 31 種是“形容詞+比較對象”，36 種 OV 語言中，有 29 種是“比較對象+形容詞”。中古漢語的比較句以前也是 VO 型，如“霜葉紅於二月花”，後來變成 OV 型的“霜葉比二月花紅”。從類型學視角看，贛州方言的“比得 X 是 Y”構式與“X+W+（過）+Y”形式都體現出 VO 型語言的特點。

參考文獻：

- 杜道流 2005 《現代漢語感歎句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黃曉惠 1992 現代漢語差比格式的來源及其演變，《中國語文》第 3 期。
- 蔣靜 2003 比較句的語義偏向及主觀程度的差異——“不如”句、“不比”句和“沒有（沒）”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
- 李藍 2003 現代漢語方言差比句的語序類型，《方言》第 3 期。
- 李榮等 1990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遠東）有限公司。
- 劉彬 袁毓林 2020 疑問與感歎的相關性及其轉化機制，《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
- 劉丹青 2003 差比句的調查框架與研究思路，載戴慶廈、顧陽（編）《現代語言學理論與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石鏡 馬碧 2020 類型學視角下明代比較句的特點，《語言研究》第 2 期。
- 王寅 2009 漢語“副名構造”的認知構造語法分析——基於“壓制、突顯、傳承、整合”的角度，《外國語文》第 4 期。
- 吳福祥 2004 試說“X 不比 Y•Z”的語用功能，《中國語文》第 3 期。
- 相原茂 1992 漢語比較句的兩種否定形式：“不比”型和“沒有”型，《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
- 謝仁友 2006 現代漢語歧義句式“X 不比 Y•Z”的語義類型，《語文研究》第 2 期。
- 于立昌 夏群 2008 比較句和比擬句試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
- 袁毓林 2007 論“都”的隱性否定和極項允准功能，《中國語文》第 4 期。
- 趙萬勳 2022 比較句中副詞“還”的語義功能，《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
- 宗守雲 代宗豔 2021 異類比較句及其高程度性和非現實性，《漢語學習》第 1 期。
- Dryer, Matthew S. 1992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68(1):81-138.
- Goldberg, Adel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彭薇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pengwei15@qq.com